

譯 選 詩 名



O. captain ! my captain

O. captain ! My Captain ! Our fearful
trip is done
The ship has weather'd every rack
The prize we sought is won.
The port is near the bells I hear
The people all exulting
While follow eyes the steady keel
The vessel grim and daring
But O heart ! heart ! hert
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tain lies
Fallen cold, and dead.

O Captain ! My Captain! rise up, and
hear the bells.
Rise up-for you flag is flung-for
you, the bugle trills.
For you bouquets and ribbon'd Wreaths
- for you, the shores a crowding
For you they call the swaying mass
Their eager faces turning :
Here captain ! dear father !

This arm beneath your head !
It is some that on the deck
You've fallen cold and dead.

My captain does not answer, his
lips are pale and still.
My father does not feel my arm
He has no pulse nor will.
The ship is anchor'd safe and sound,
its voyage closed and done
From fearful trip the victor ship

WALT WHITMAN 作

嘉 儀 譯

船 長 頌

哦！船長！我敬愛的船長，我們的可怕航程已
經終了。

我們的船已平安渡過了所有的風暴，我們所追
求的目標已經達到。

港口已近在咫尺，鐘聲悠揚，萬眾歡騰。

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視着我們這安穩前進的船，
她是如此的莊嚴與勇敢。

但是；啊！心！心！心！

鮮紅的血在滴！

我敬愛的船長，在甲板上躺下了，他已渾身冰
冷，撒手歸西。

× ×

× ×

哦！船長！我敬愛的船長！請站起身來聽聽這
悠揚的鐘聲。

請站起來吧！旗幟正向您招展，號角正為您長
鳴。

為迎接您的凱旋，岸上人山人海，他們已準備
了無數的花束和花環。

颯動的人羣，為您歡呼。

他們殷切的面孔，注視着您。

這兒，船長，親愛的父親。

請把您的頭枕在我溫暖的臂窩裡。

這真是一場惡夢，您竟躺在甲板上渾身冰冷，
撒手歸西。

× ×

× ×

我的船長默默無語，

面容蒼白而嚴肅。

對我溫暖的手臂，已無感覺。

他已經沒有脈搏，失去了生命。

我們的船已經安穩地拋下了錨。

Comes in with object won
Exult O shores, and ring O bells!
But I with mournful tread
Walk the deck my captain lies
Fallen cold and dead.
× × ×

她的航程已經終了。
這勝利的船，已經達到了目的，從險惡的航程
歸來。
啊！海岸歡呼，鐘聲長鳴。
可是，我懷着悲痛的心情，在這偉大船長逝世的
甲板上獨自漫步……。

原作者簡介

WALT WHITMAN

嘉儀

華爾特·懷特曼 (Walt Whitman)，1816年5月31日，生於紐約長島的亨丁頓鎮。他於兄弟，姊妹九人之中，排行第二。

幼年因家境貧寒，十一歲時就被迫輟學，擔任一位律師的侍役，其後他又做過醫院的雜役、排字工人、教師等，雖然環境欠佳。但他仍不氣餒，在困苦中，極力充實自己。到1838年，他開始擔任長島人報的總編輯，以後又任職於牙買加的長島民主報。在這段時期，他專心研究希臘古詩、莎士比亞作品，以及其他古典文學。此時，他很注意修飾，穿着考究，風度翩翩地出入於百老匯的歌場舞榭，儼然花花公子。

1841年到1848年間，懷特曼常向紐約的報館雜誌社投稿，因而結識了許多有名的文人。他經常以新聞工作者的身份，漫遊市區，與各階層人士交往，藉以吸收各方面的經驗，對他後日的寫作有很大的幫助。1846年，他任布魯克林鷹報主編，但不久就因政治思想過於偏激，而被解職。其後兼營木工，以補日用，他開始變得修飾簡樸，身着工人裝，頭戴闊呢帽，蓬鬆的灰白鬍子，雜生頰部，與數年前，那衣飾華麗，舉止與瀟灑的美少年，彷彿判若兩人。

1855年7月，懷特曼的草葉集 (Leaves Of Grass) 初版問世，其內收集無題的長詩12首，全書僅90頁，印刷頗劣，書上沒有作者姓名，但有一張懷特曼的畫像，畫中人一手支腰、一手插在口袋內，斜戴呢帽，衣領敞開，顯露出一種豪放不羈的氣概。當時初版只印了數百本，一般讀者反應，非常冷淡。據說當時有一位著名的詩人懷梯爾 (J.G. Whittier) 於收到草葉集後，就把它拋入熊熊的爐火之中，不屑一顧。但一代大師愛默生 (R.W. Emerson)，則譽為「歷來美國最偉大的一本充滿智慧的佳構」。於收到懷特曼寄贈給他的草葉集初版後，他給懷特曼的謝函中說：「你的自由勇敢的思想，令人不禁向你歡呼……在你的書中，我發現你對於題材的大胆處理，你的這種超俗的風

格，使我們感到欣慰，也只有廣闊的啓示，才能啓示這種風格際此你偉大的事業的開端，我願衷心的祝賀你。」雖然愛默生對之讚譽備致，但一般說來，草葉集的問世，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迫得他只好化名，寫文章為自己吹噓，但沒想到，弄巧反拙，竟因此受到各方的譏嘲與指責。但今日事實證明草葉集實是一本劃時代的鉅著，在詩壇上，她放出了萬丈光芒，逼人眼目。

1864年，他已到了山窮水盡無立錐的境地，到1873年2月他突患腦充血，而致四肢癱瘓，但禍不單行翌年五月，其母又遽然病逝，使他痛不欲生，在這種接二連三的打擊下，他奄奄一息的輾轉呻吟於病榻之上，唯一的安慰，就是各地讀者的來信問候了，數年後當他能離床走動時，他已一貧如洗只好扶病在街頭賣書度日，一代文豪竟落此下場，文人皆寒酸，古今皆同，中外不殊，令人為之擲筆三歎。

1888年，他又因感冒中風，而病倒了，經過數年的痛苦掙扎，到1892年3月26日，又因得了肺炎併發症，而告不起，享年73歲。

在19世紀50年代的美國文壇草葉集的出現，可以說是一部劃時代的鉅著，它是現代詩與傳統古詩之間的分水嶺，無論在形式或觀念上，它均與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以前的文學，截然不同。在內容方面他把哥倫布發現這塊遼闊富庶的處女地經過，以及發生在這個美麗的雄偉的新大陸上的一切人類活動，譜成偉大不朽的瑰麗史詩。他以近乎宗教的狂熱，來歌頌平凡人民的偉大神聖與莊嚴，他鼓吹虛稜啓其端，復因法國、美國、二大革命而益加蓬勃的民主思想。

O, Captain! My Captain! 是懷特曼為林肯 (Abraham Lincoln) 寫的一首輓詩——也許是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一首輓詩，哀悼這位象徵民主美國的偉大總統，這首詩是懷特曼的代表作，字字鏗鏘，所謂「擲地皆作金石聲者」蓋捨此莫屬，而其句句血淚，字字虔誠，更是感人肺腑，雖木石心腸亦必為之動容也。